

你不知道的西藏
旅游地理新坐标

赵春江 著

我在喜马拉雅

向导车轮牦牛 · 伴我走过喜马拉雅 · 最险最高最美的路

西藏是一个可以把心留下的地方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西藏是一个可以把心留下的地方



我在喜马拉雅

赵春江 著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在喜马拉雅 / 赵春江著 . -- 北京 : 中国铁道出版社 , 2015.1

ISBN 978-7-113-19618-9

I . ①我… II . ①赵… III .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摄影集—中国—现代 IV . ① I267.4 ② J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3968 号

书 名 : 我在喜马拉雅
作 者 : 赵春江

责任编辑 : 罗桂英 编辑部电话 : 010-51873698

封面、版式设计 : 吴晓平

责任校对 : 龚长江

责任印制 : 赵星辰

出版发行 : 中国铁道出版社 (100054 , 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 8 号)

网 址 : <http://www.tdpress.com>

印 刷 :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北京分厂

版 次 :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60 mm × 980 mm 1/16 印张 : 22 字数 : 87 千

书 号 : ISBN 978-7-113-19618-9

定 价 :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喜马拉雅

——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我的前世在喜马拉雅吗？”

为什么我对雪域高原和那片土地上的人们会如此眷恋执著与深情？

一个东北大平原的人，为什么会与雪域高原结下一份不解之缘？你的行走，能对世界极高山的情况有多少了解？你的记录和发现，又能对藏域文化的保护发掘起到什么作用？

总会有人好奇的不解地问我这类的问题，我也曾自己夜深时独自静静思考。

西藏，那是一个离天最近的地方，在很多内地人的心目中是相当陌生遥远的。

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类只用 90 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绕地球一圈了，而去西藏，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如果不是特殊使命在身，仍然视为畏途。至少，它不像去北京、东京那样令人兴奋和感到浪漫。

去西藏，只能坚持和忍耐，或者是一次苦修和历练。

我在喜马拉雅山中所能做的，只是我能走到的，我能看到的，我的知识和修养所能理解的。

行走，记录，拍摄，写作……再行走，拍摄，记录。

从最初踏上西藏这片神奇的土地，我选择的是默默行走。用我的文字，我的图片，记录——发出我自己的一个声音……二十多次到西藏，我仍然是这样默默地行走着，记录着原生态的西藏文化，记录着西藏巨变的生活，记录着全国援藏给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一系列变化……

其实说到这里，我倒想起了几句题外话。说起我这样的人，既非什么位高权重，也没多少实力，如果把自己界定为“文化人”，也不是什么“大家”，在社会上除了自己的生活工作圈子，再没有什

么影响力。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个什么了，那完全是为了鼓舞自己走下去的乐趣、信心和勇气。我记得在世界登山界曾流行这样一句话：“给我一点钱，让我去送死吧。”调侃归调侃，却也是苦涩的调侃，实情归实情，却也是残忍的实情。就连一百年前在中亚和中国新疆、西藏考察探险取得巨大成功的斯文赫定，当年都是靠火药兼石油大王诺贝尔和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的大力支持和赞助，才成就了他世界级探险家、考察家的伟业。

西藏的行走，很多人以为我是一个天性喜欢探险的人。其实不是。小时候，我的性格特别内向和胆小，到什么程度？8岁上小学，只报名去了一天，第二天就不敢去了，为什么？农村走“毛道”，高粱叶子一响，吓得头发茬子竖起。直到10岁，不上学已经不行了。

晚上耗子在屋顶的棚里跑过，我也被吓得赶紧把脑袋缩进被子里。即使这样，我当年最“远大”的理想也就是站在家里的窗台上，扶着木窗棂，呆呆地往西南方向看，蔚蓝色的天空像一口倒扣的锅，天地连接处以外就对我充满了神秘和向往。

呵呵，西南方向，看来我的方向是选对了，只是距离上，已经不是一个天边的路程了。

西藏给我童年的遥望和期待圆梦！

现任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宫蒲光曾经对我说：“喜马拉雅山脉中段所藏历史典籍和佛教经文，一个人从下生就不吃不喝不睡，也要150年才能读完一遍。”

而那一次，宫主席也鼓励我：你就将还没有人做或还没来得及做的“喜马拉雅文化带”这个专题做下去。

这让我一直以朝圣的心情躬行在喜马拉雅山深处。

我被无数人无数次追问：你去了这么多次西藏，感觉是什么？

我说：越走越恐惧，越走越敬畏。

恐惧它的博大，敬畏它的神灵。

我想，行走中勇敢的前提是自信。如果没有自信，在雪域高原，你将寸步难行，特别是喜马拉雅山深处和人迹罕至的地方。

因为我太了解自己在西藏的行走与付出了，个中艰辛，只有自己知道，没人的时候，真想对着大山大哭一场，可是这个时候却哭不出来，因为我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哭都来不及、舍不得。

有人问我，你一次次地去西藏，难道就没有高原反应吗？

我说，我也是肉身，高原反应在我身上的反应也是一样的。就是西藏同胞，他们来到内地，同样醉氧，而再回到高原，也会

难受好几天。

还有人问我，你去西藏人身安全吗？对这个敏感的问题，我们也不必忌讳，但是我想留到本文最后再回答你。

最早说不清那是怎样的一种吸引，就是想去看。除采访外没有更清晰的目标，出于记者的职业习惯，我只是想用文字和镜头真实地记录我眼中的西藏，从没想过会有日后“羌姆石窟”的惊喜和喜马拉雅五条沟的轰动。后来吸引我的不只是自然风光，还有喜马拉雅山脉的文化，历史。

人们总把初恋拿来比喻第一次的难忘。我对西藏的初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1990年代中期，因公首次赴藏，高原反应致头痛欲裂，呈放射状疼，寝食难安。好在坚持了一周时间，拍了大量的照片。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来了，罪也遭了，没有什么收获，太不值得了。

回到长春，试着在人民广场东北角长春工人文化宫画廊举办了一个“并不遥远并不陌生——赵春江西藏风情摄影展”，竟然成为文革后长春市第一个以图片形式介绍西藏的个展。

时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列确先生闻听此事，欣然用汉族的毛笔，为展览题词。一时传为佳话，也在省会长春引起了一次不小的轰动。当年的吉林电视台、长春电视台，还给我拍了《跟春江去西藏》等的专题片。可真正对西藏从兴趣到产生感情，还是2002年吉林省对口支援西藏以后的事情。十年来，还有一件令我骄傲的事，那就是迄今为止，吉林省四批106名援藏干部，基本都是我的好朋友和铁哥们。他们在西藏的生活和经历，他们的奉献感动着我，而他们也用他们的友情帮助着我的文化援藏。而我，在西藏的生活当中，更是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生死感情。“一日进藏，终生为友”。

坚定文化援藏这个方向，深深触动我灵魂的，可以说有这样一个突发事件。

那是2002年8月7日，北京大学山鹰社登山队5名优秀学子在希夏邦马峰西峰登山遇难。我曾经在那一年的5月，先于孩子们3个月第一次路过希夏邦马峰大本营。从此，我已经数十次经过希夏邦马峰山前海拔4600米左右的110千米长的草坝子。每次经过这里，只要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同行的人又没有十分强烈的高原反应，我都要停下脚步，寻找“西峰”，祭奠山难的五个孩子。我一直认为，登山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先进文化的最前端部分，是一个优秀民族的精神引领和创新思维的潜在动力。完全不需“值不值”的讨论。中国人口号称世界第一，却不是世界登山大国，如果以登上世界七

大洲最高峰的人数比例和登山及户外装备名牌的拥有率，我们甚至还比不上近邻日本和韩国。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登山大国是只顾玩而其他方面都不行的例证。

还有，2004年6月，我送吉林省第二批援藏干部到吉隆县，分别的时候，县委书记任庆士躲在墙角偷偷抹眼泪。过海拔5380米的马拉山的时候，我们同行的一位同志缺氧休克，紧急抢救。这时，我才理解藏族干部说援藏干部到西藏工作“就是躺着都是贡献”的深刻含义。

这两个小镜头，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我发誓用我手中的笔和相机，记录宣传他们在雪域高原为西藏发展建设，边疆稳固，民族团结所做的一切。

2013年春。崭新的一个春意盎然的季节。

我第22次来到了日喀则市。

在日喀则最繁华的十字路口上海广场，楼群之上，矗立着两块巨大的户外广告牌，红底白字，一块是：喜马拉雅五条沟，一块是：亚东沟：血浴红河谷，气蒸米粮仓；陈塘沟：这里封存了夏尔巴人的原始档案；嘎玛沟：珠峰长出的生态园；樟木沟：悬于峭壁之上的要道；吉隆沟：小河谷装下了半部西藏史。

啊哈。看到此处，我眼前有些迷蒙，心跳有些加快，本已到了海拔3850米之地，可并不完全是高原反应，我掐了一把自己的脸，还活在现实里，我知道，自己去年被日喀则地区旅游局聘为旅游宣传大使，我也知道，这广告牌上的文字就是我去年出的一本书的名字和各个篇章的题目，可是，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怎么就这样招摇过市了呢？事前没有人告诉我啊，直到我亲腿走到了这里，亲眼看到了为止。

看到日喀则市中心的这个牌子。我的心里涌上来的是深深感动。也更增添了一份文化援藏的责任感。

在《喜马拉雅五条沟》首发仪式上，日喀则地委发来的贺信上，给了很多赞誉。其实，我觉得自己不过是尽量记者的一份本分而已。而善良热情的西藏同胞，却给了我这么多的回报。

因为我对西藏的痴迷，我身边的很多亲朋好友也在我的影响下，纷纷奉献了他们的一份心意。通过我的西藏之行，社会各界人士向吉林援藏地藏族贫困户、贫困学生、年迈老人、多病僧侣捐助现金和价值数十万元的电脑、教具、桌椅、校服、图书、医药等大量扶贫物资；让我欣慰的是，还筹集大量图书，为吉隆县建立历史上第一个

中型图书室。这些我觉得都是我应尽的一份责任。

这也是宣传大使之义务的题中应有之义吧。

并不羞愧和有什么难以启齿的，我迄今还没有得过什么像样的大奖，政府的，非政府的，国家的、国际的，不是不在意，不重要，而是修行还不到。但是，我对藏域文化的发掘和宣传，或者叫一点点贡献，可能也是别人做不到的或他们暂时还没稀得来做。而这就是我的骄傲了，是我的信心、勇气和坚持下去的力量之所在。

显然，世界上到西藏来的人，不乏权威，不乏大腕，不乏贵胄，不乏巨贾，更不乏形形色色的另类。他们都是我的上师，是我恭问的知识来源。自惭形秽或高人一等，都不是我的追求。

2013年，经国家地理信息测绘局批准，一份全新的喜马拉雅旅游地图在日喀则首发，“喜马拉雅五条沟”作为西藏新的地标位列其中。

现在，我可以回答我在本文开头没有回答的那句话了，“你在西藏人身安全吗”。这样的话，在牧区，在藏家，在高山采玉的石场，在我完全没有外界保护的藏地各个场所，我也同样毫不隐讳地问藏族同胞：如果我在西藏遇到什么人为的不测，你们会把我怎样？他们几乎都是一词地说：第一时间把你保护起来，第二时间把你送到安全地带，不会让你毫发受损。

我常常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泣不成声。是高原环境让人容易感情脆弱吗，有这个因素，但我更从心底里笃信这些信仰纯洁的普通百姓，是那么淳朴和真诚。接我上山的江村老主任，天下着小雨，将他的外衣罩在我的摄影包上，抢着帮我背，走在崎岖泥泞湿滑的危险峭壁小道上，还从家里煮了鸡蛋挂在大树后面等着给我吃，而他在不久后的一次边境维稳行动中在我们走过的路上不幸坠崖遇难，令人心碎。在已经驾鹤西去的陈塘沟夏尔巴百岁老人平松的病榻前，我为老人表达一个汉族晚辈的祝愿。在老朋友巴桑老家他父母的家里，我、还有《中国国家地理》的王彤老师一起和这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庆祝巴桑大哥的孩子考上了拉萨市职业技术学校，而仅仅半年多以后，巴桑的大哥就不幸去世了，让我无限神伤，我记得，那一天巴桑的父亲特别高兴，还把自己珍藏的一枚老绿松石串了一条红绳给我戴上。听说这是藏族老人对家里来的客人最高最珍贵的礼节了。路过司机桑珠的岳父家，能感觉出来一家人浑身上下都高兴，把家里平时自己都舍不得吃的最好的风干牛肉、羊肉拿出来给我吃。司机加措孝敬他70岁的老父亲一生艰辛拉扯他们兄妹七个，配了一

副老花镜给父亲送回家里，我赶上了，也发自内心地给老人献上孝道。等等。这些都是人与人的平等，敬重，是心与心跨越文化背景和族群的交流与融和。

2013年3月，我第七次拜谒羌姆石窟。

在一道十余米高的河卵石崖前拍摄时，为了选取最佳角度，我不慎坠崖，好在我平时的登山经验在关键时刻提醒我：降低重心，冷静应对。我一面将下滑的躯体往后微仰，以右手轻抚乱石，呈刹车状，一面将左手握着的三脚架，顺着七八十度的斜坡，将前端插入砂石里去，以此减缓下滑的速度，而屁股，也配合着使劲往下坐。如果直接摔下去或滑下去，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一阵眼前昏黑剧烈的疼痛之后，我试着在沟底往起站，站了两三次，才勉强站起来，第一感觉是暂时还没有骨折。

这一切，都被在我身后百余米开外拍摄羌姆石窟全景的摄像师刘彦在第一时刻拍到了，只听他在机器里惊呼“摔下去了摔下去了”。

即使这样，当天早晨和傍晚，我还是爬过定结县和仁布县两座4600米以上的山峰。我自己都惊讶自己的潜能和意志力。但到了当天晚上，我的尾椎部位严重肿胀起来，不能仰躺，不能坐硬椅子。回来后，许久连坐车下车，都很困难，不敢搬提重物。

虽然我是唯物主义者，但我还是庆幸，我的高原经验救了我，我的视相机如生命摄影器材三脚架救了我，我更愿意相信是我保护雪域圣地坚贞无二的忠诚之心救了我。

地球之巅，珠峰脚下，后藏大地，留下了我艰辛的足迹。

再苦再累，还有什么比得到了雪域圣地的接纳特别是藏地最底层老百姓的认可更有成就感的呢。

在雅鲁藏布江中游腹心地带交通闭塞雨季进去了就可能出不来的拉亚、旦嘎，这个当年为迎接文成公主进藏准备了盛大歌舞的地方，一千多年来这种名为“甲谐”的歌舞发展成136部、全部演出下来要连续三天三夜，在一个很小的区域顽强传承延续。我是第一个比较全面系统拍摄甲谐歌舞并为其出版《甲谐歌舞——一个传承了千年的奇迹》图文书，对外宣传第一人。后来，甲谐歌舞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2年，一个数百年来在喜马拉雅山中几个国家的国境线上游走生活的群体，被中国政府接纳为公民，他们叫达曼人，46户，157口人，是共和国最年轻的公民。喜马拉雅山中一个叫“云塘”的地方，就是中国政府给他们安排的新村和新家。2004年起，我就开始每年

至少来一次这个新村，为每户人家都拍了全家福，哪怕是他们在县里读书的孩子或在镇里打工的亲人，我都要费尽周折找到。76岁的独身老大娘琼达，照完相扶着墙哭了起来，她说：七十多岁了，第一次照相。我为他们出版了《共和国最年轻的公民—吉隆沟达曼人》。

其实，一万个人的心中，就有一万个西藏。

西藏的美丽，神秘，神奇，会让很多人向往，于我而言，西藏的吸引和诱惑，更有许多不一样的风采和亲切。我已经不再是过客，每一次都和回家一样。

《中国国家地理》执行总编单之蔷说：“作为一个多次行走在西藏的人，我认为赵春江先生的图片第一个价值就是影像中所暗含的探险价值。他的众多西藏的图片不是那种在安全的环境中轻松获取的，也不是在有充裕的时间去研究去等待的时候拍摄的。他的图片的拍摄过程，是探险的旅程，他的图片的背后有生命的体验，有生与死的探险的故事支撑。”“赵春江就是西藏的另一幅面孔的建构者。他用图片向我们揭示了西藏另一张脸：青山绿水，人脉久长。因此我说他是用影像建构世界，而不是点评世界。当然这样世界的构建，用几张经典的“瞬间”的图片是不能建构起来的。这就引出了赵春江图片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系统性，就是他的图片成系统。他的拍摄是一个系统工程。”

《中国国家地理》图片总监王彤说：“国家地理创刊六十多年，很罕有为一个人的专题拿出刊物的上下两期，喜马拉雅五条沟的定位、确立和推出，颠覆了人们以往对西藏的传统认识，是一个新的地理名词和概念。”

这些专家学者的评价，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肯定，也更是我前行的一种更大的动力。

2012年4月20日，由省文化厅、省援藏办、省第四批援藏干部中心组主办的吉林省文化援藏——赵春江摄影作品展在吉林省博物院举行开展仪式。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黄燕明，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荀凤栖等领导为活动剪彩并参观了摄影展。省里领导的支持和肯定，参观市民的专注和热情让我感动。

而在吉林多次举办，在全国一些地方举办的有影响的关于宣传西藏的摄影展和图片展，也给了我在西藏继续走下去的更大的信心。

如果说羌姆石窟的摄影发现是得益于我作为记者的长期职业生涯的敏锐训练和认真观察西藏传统文化知识的积淀与比较；那么“喜马拉雅五条沟”的提炼和确立，则完全是深入行走，以脚步丈量雪

山冰川河流的结晶。

日喀则市，后藏首府，历代班禅驻锡地。

在它的市区中心，有一条横贯东西的路，叫“珠峰路”，它大名鼎鼎，不是因为它宽阔繁华，而是它真的能通到珠穆朗玛峰脚下——珠峰登山大本营。我把它称之为“英雄路”，是那些登山的英雄，在此经过时，还默默无闻，一旦登顶成功，他们立刻为世界所知。这个世界，有幸运便有不幸，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至今，至少有百余人，从这条路上，有去无回，令他们的亲人已经守望几年几十年了，肝肠寸断。自古“英雄”就不是胜利者的专有名词，成也英雄，败亦英雄，命运不同罢了。

喜马拉雅山中，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在孤独清静中的行走，这样可以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去仔细观察认真思考。我可以坐在一块石头上呆呆地一坐就几十分钟，什么都想，又什么都不必想。我可以走进深山里一个藏族古村落，钻进一户人家，和这家人的孩大老小包括猫咪小狗，一起嬉戏玩耍，一起烧土豆烤苞谷，我仿佛回到了上古洪荒世纪。我也可以把我事前特意准备的校服和并无具体目标的衣服、鞋子、手电、儿童手表、糖果等等拿出来，与他们一起分享幸福时光。到了晚上，我就在他们家借宿，地中央的火塘，就是我们天然的空调，吱吱嘎嘎作响的藏式床，有些扎皮肤的氍毹，此时也是难得的按摩器了。草香，奶香，牛羊粪香，鸡叫，猫叫，狗叫，牛羊叫，都成了世界上不可多得的交响催眠曲，一觉到大天亮，自然都不愿意醒。

行走在西藏，我已经不再是一个过客的感觉，而是一个融入了西藏的人。作为唯一一个获得过定结县荣誉县民的外族人，我的心里更看中的是这份认可。

自从2005年第一次进定结，我用8年时间，拍摄了这个喜马拉雅山下原来名副其实的“乡村”向“县城”迈进的所有节点的图片。我又用5年时间，走遍了定结的七个乡镇。我热爱这里的原因，不仅因为它是吉林省的援藏地，它更是喜马拉雅山脉中段自然、人文的立体宝库，是世界上已经不多的还没有受到人类打扰和现代文明浸润的最后的净土。毫无疑问，正是定结的高海拔和交通闭塞，成了它坚硬的保护壳。定结县城的海拔在4300米以上，其它如定结乡、确布乡、扎西岗乡、琼孜乡等，海拔动辄就在四千五六百米以上了。这样高的海拔地区，过去以来外界的常识都认为是生命的禁区了，而这里却呈现出独特的生命状态和生龙活虎的生活场景。在多次的

田野调查中，我发现，定结县东起与岗巴县接壤的牧村，西到与定日县接壤的康孔村，东西全长130多千米，南北宽3千米至20千米，在这样一片广袤的区域内，叶如藏布河从东向西流淌，造就了世界上几乎独一无二的高原湿地。我进一步的调查发现，这片高原湿地到2012年，在西藏已经确定的十大湿地名单中，还没有它的名字。我无意为其翻案，也无力为其争雄，但是，我可以用我手中的相机和笔，为其做我想到的我能做到的。我将定结湿地的选题报给了《中国国家地理》，包括北京来的各方面专家我们一起，将《发现定结》公诸于世。

定结之美不仅有湿地，还有抖不掉尘埃已经沉默千年的一个历史老人——羌姆石窟。

在百度百科输入“羌姆石窟”，还没有专业的解释，当然也就算不得是个固定词组。历史记载总会有空白，在西藏自治区定结县喜马拉雅山中段果美山上，这座屹立了千年的石窟，在2009年的夏季，终于被一个人发现，他就是赵春江。（《新文化报》2011.3.11）

“羌姆石窟的发现，扩大了西藏乃至中国石窟的分布空间，特别是I区主要3个窟内存留的泥塑、壁画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是探讨西藏早期佛教艺术极其重要的资料。”

而在前几年，我发现它之前，羌姆石窟还是一个连当地的牧羊人都不清楚的地方。

羌姆石窟的发现总能让我想起仓央嘉措的那句——

“那一刻，我不为得道升仙，只为了途中与你相见。”

发现羌姆石窟的过程，仿佛冥冥当中，她在我西藏的行走途中，等待着我在途中与她相见，期待着我用手中的相机，能够把她的美丽和神奇呈现给世人。

2012年，《中国社会报》公布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杂志等主办的“2011考古论坛”评选出的“2011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羌姆石窟位列其中。国家公布的羌姆石窟的名字和使用的图片，都是出自我的手。

“清晨的阳光暖照，眼前的果美山庞大山体横亘在高原上，向上仰望，岩壁上密布着蜂窝状的数百个石窟，气势宏大，神秘莫测……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赵春江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一进石窟，我就被里面怪异的结构所震惊，很多石窟都有暗道相连，形成连环洞、洞中洞。”

“这里地形陡峻，开凿其上的石窟高不可及，很难想象古人是

如何攀爬上去作业的。”

“羌姆石窟坐落在定结县琼孜乡羌姆村南几千米远的果美山东侧吉曲河冲刷出来的崖壁上，它太老了，太险了，太壮阔了，太神秘了，以至于在山下生活了百余年的信奉宁玛派的羌姆村民，最老的七八十岁的村民，也说不出它的来历。现有典籍中查不到只言片语的记载。”

我用影相把它拍了下来，试着把它从黑暗的洞窟，带出了喜马拉雅山中。在2010年12月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上，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朱宪民老师，以《他不是阿里巴巴，却把瑰宝带出喜马拉雅山》为题，亲自为我的“摄影发现羌姆石窟”策展。

2011年3月，由中国艺术摄影学会等主办的《吉林省文化援藏——赵春江摄影发现羌姆石窟》摄影展暨研讨会在北京798艺术中心映画廊举办，来自国家民委、国家文物局、文化部艺术研究院、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等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办公室主任刘小和先生说：“一个是震撼。因为在西藏，过去很多年我们文物工作者也做了不少工作，八十年代，做过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这次又进行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但是目前看，作为我们文物工作者本身，做得还不够好。今天见到这些作品，而且在我的工作经历中，中国几乎所有有名的石窟我都去过，但这里还有许多新颖的东西，是过去的石窟里没有见过的。第二是感到很内疚。我作为文物工作者多次进西藏，定结我去过，还在定结住过，但是与定结擦肩而过，与这个羌姆石窟擦肩而过，一无所知。所以我们的文物工作者还没有做到位，这也是我感到很内疚的一件事情。”

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副司长许言说：“去西藏没有一种追求在里面，恐怕自身的身体条件和高原反应，确实是很难坚持。而且我看这个材料里，春江同志去过十三次，这十三次确实很难得，到海拔四千五千以上，我去过，别说爬山了，就是走路你稍微走得快一点都受不了。看羌姆石窟春江先生拍回的这些图片，确实在我们所接触到的石窟壁画中，就是这种风格的壁画还是第一次看见。所以这次确实是通过这种摄影方式，一个是把它发现，另外一个它是把它展示出来，本身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我们国家的文物宝藏遍布全国，实际上通过第三次文物普查，也新发现了很多，但不敢说就没有了，尤其在西藏的个别地方，交通闭塞，人迹罕至，高

原缺氧。所以说艺术家对西藏文化的热爱，通过你们的脚步和眼睛，来探索发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西藏的全面发展，都是起到了很好的积极作用。”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主任俞丁说：“羌姆石窟的发现，可以填补很多美术史的空白。”

文化部艺术研究院摄影研究所所长李树峰说：“赵春江这次的拍摄定名为发现确实非常准确，其实从摄影史上来看，早期的前100年里的摄影，相当大的程度就是摄影发现，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工业化社会的建设，这个进程中，摄影相当大的功能就是发现，地理发现，人文发现，只是后来可发现的东西少了，人迹罕至的东西少了，然后呢摄影的艺术意义也逐步逐步的更加强化起来，但是赵老师这次的拍摄，发现的意义又重新被提了出来，而且我觉得这是个重大的文化事件，羌姆石窟这个摄影应该是一个文化事件，我们应该把它当成一个重大的文化事件来看待，至于它后边的美术史上的意义，文化史上的意义，还有社会研究的意义，那可能绵延很久，会从多个角度发挥多种作用，有待于各个方面的学者参与进来，它不仅仅是一个摄影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研讨会和展览只是开了个头，但是这个后期的意义，确实是太重要了。而且作为一个文化发现的事件，宣传也不够，没有被强调到位，这里边可研究的东西可能是太多了，而且我们展出的东西可能也太少了，我看那山上几百个石窟，绵绵几千米，哇，难以想象的一个事情，而这么多年竟然没有人知道，没有人上到那个顶上去一个窟一个窟去看，这真是一种很大的遗漏。就这个事件来说，也恰恰说明它的重要，对于我们摄影人来说，它的启示就是，重新认识到摄影发现的重要性。”

著名摄影评论家鲍昆说：“羌姆石窟群落可能会成为我们文化界特别关心的一个事件，会不会成为第二个莫高窟现象，我不敢说。但不管怎么说，春江是为大家揭开这个历史帷幕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春江这个你倒进入历史了，是了不得的，这个挺厉害的。我是觉得今天我们大家在这都从各自不同的学识背景都对它有所议论，实际上后边关于羌姆石窟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专门学问，我们期待着这一天，春江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让大家讨论一个历史之谜，挺有意义的。”

2011年7月，我陪北京全国著名藏学家谢继胜先生和《中国国家地理》图片总监王彤老师到羌姆石窟考察，谢教授进了主洞窟后，足足观察了5分钟之久，然后自言自语的第一句话就是：“毫无疑问，

国家一级文物。”

《中国国家地理》2012年第6期刊发了《羌姆石窟》的专题。谢继胜教授将此项研究成果称为“终于找到了藏区腹地佛教造像样式来源的关键证据。”

《西藏人文地理》评述说：“2009年，13次进藏的作家、学者、摄影家赵春江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得以进入石窟，震惊之余，他用手中的相机艰难采撷到部分图像，并最终呈现出来，引起世人的轰动。”

行走在西藏，已经成了我生命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很多人也会问到这其中的艰难。但是，几乎除了很亲近的朋友相聚的酒桌上，酒酣之际，我几乎从不与人提起西藏艰险。有些经历只能搁在心里，说给亲人听，怕他们担心，甚至阻挠，包括一些户外装备都是自己偷偷准备；说给别人听，怕得不到理解，还可能换来嘲笑。而近年来，看到我的所有的收获和成功的时候，很多人更多的是羡慕。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因为不是所有的行走都会得到我这么多，而最初，在我行走的时刻，只是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吸引，而这些缘起，本与我获得的成果无关。

我为自己想到过一句话：要想一件事成功，就不要太在意。

有人说这话有点“禅意”，可我只是觉得这是自己心底最朴素的想法而已。

苍天厚我，是我最大的一份感触。

有人问我：西藏你还会继续走下去，想过走到什么时候为止吗？我的回答是，至少，86岁的时候还要去一次西藏！

为什么？因为2011年4月30日，我在拉萨机场看到一位外国老妪，拄着拐棍，步履缓慢走过大厅，一问她身边的人“86岁”，虽然我至今不知道老人家是哪个国家的干什么的。

吉隆沟的“铜甲拉”，陈塘沟的原生态歌舞，夏尔巴人的苯教信仰、婚丧嫁娶、老猎人的回忆、种植习俗，还有喜马拉雅山中那一座座古村落，都一一记录在了我的“胶片”上和记忆里。

这些，有的已经失传，有的已经消失，有的渐行渐远了。我有幸为他们做了一些记录，既是对他们的回馈，也是对自己“前世”今生的一个交代。

行走在路上，我希望着自己一直能够在高原的山路上前行，看到、发现、记录、破译更多更美的西藏……

（本文写于2013年）

目录

中国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县在地球上“消失”	5
奔赴墨脱	6
通车后的墨脱	8
墨脱杂记	15
林芝——藏东南河谷一座包容共荣的小城	24
大隐山南	32
玉麦——中国人口最少的乡	50
扎日——上帝的花园	62
勒布沟，有不能面对的吗	74
西藏唯一的红色旅游景点	79
喜马拉雅南麓中国最小的茶园	86
曲阜水千年沙棘林——一个复制了元代古画的地方	94
曲阜木温泉——上帝偏心造的	100
喜马拉雅迷路记	107
措美——毛主席万岁	114
峡谷里的校车	118
色	122
母亲的背影	129

西藏长城：雪线以上的喜马拉雅御敌要塞 135

山南碉楼群 172

发现定结：隐秘的后藏湿地王国 190

我的藏族兄弟 206

优洛村的端午节 209

二上夏古拉 213

马卡鲁给足面子 216

希夏邦马峰峰群景观大走廊 224

吉隆沟新发现 232

夏 234

吉隆地貌 238

喜马拉雅古村落 246

雪巴村 249

一个普通的琼结人家 254

洛扎闻见 257

喜马拉雅马帮（牛帮驴帮） 262

珠峰墓地 267

萨迦法王御用温泉 272

喜马拉雅寻玉记 284

秘境中的秘境：绒辖 306

G219：寻觅传承千年的天地风云之舞 330